

贈 大 學 生

翁 為 著 高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

翁 爲 著

贈 大 學 生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自序

老友牧洲與余促膝作長夜談。其言曰：吾有一願，吾欲以淺言常識，作為歌詞，昇茶坊歌者唱播之，使四萬萬同胞，皆知太陽之爲圓，蒼蠅之有毒，吾願畢矣。余應之曰：吾亦有願，吾欲以淺言常識，編爲文詞，借旋機輪穀印佈之，使知識青年，皆知何以爲人，何以爲國，吾願畢矣。苟卿有言：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；吾子之道，誠拔本塞源矣，願非一蹴可就。吾爲因勢利導，將假高以遠吾招，假風以彰吾呼也。且上下數千年，國之亂，亂於無知識者多乎？抑亂於有知識者多乎？國之敗，敗於無知識者多乎？抑敗於有知識者多乎？以吾觀之，敗亂之源，鮮有不出於有知識者也。一代之知識階級而皆崢嶸嶮嶮焉；斯通國之民，皆直道之民也；一代之知識階級而皆昏昏憤憤焉，斯通國之民，皆草莽之徒也。且欲使無知識而爲有知識，含有知識者爲之師，而又誰之責耶？彼四五十而無聞焉者，不足與有言矣。吾中華民族之命脈，實寄於今日之青年，尤寄於今日之學子；而最高學府之大學生，尤其中堅焉。然則子爲歌而吾爲文，各償所願焉，可乎？牧洲曰：唯唯。時東省淪陷第五年也。言已，遂發余平時所蓄於心者，一一筆而出之。甫成三篇，而七七事變作。未幾，南京失守，輾轉西南。二十八年冬，續成第四至八五篇，都爲八篇，凡二萬

言。通體卑卑，無甚高論；要非有關實際，而爲當今之急者，不敢爲詞費也。區區之愚，不外現身說法而已。稿成，寫一本，寄牧洲長安，以踐吾約，且以徵其歌。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序於昆明

目錄

第一篇	生利與領導(上)	一
第二篇	生利與領導(中)	六
第三篇	生利與領導(下)	一七
第四篇	改造環境(上)	二七
第五篇	改造環境(下)	二九
第六篇	西方之精神	三三
第七篇	留學問題	三八
第八篇	基本三力	四三
附錄		
盡職論		四五
工程師救國論		四九

贈大學生

第一篇 生利與領導(上)

余旦夕與大學生伍，有居數月而別者，有居數年而別者，有居十數年而不別者；交益廣，情益摯，期望益大；每見其康強奮發，則色然喜；偶或失所，則矍然憂；日居月諸，載頌載禱，心躍躍不能已於言。

當今之世，最幸運者，其惟大學生乎；最優秀者，其惟大學生乎；最任重者，其惟大學生乎。何以言之？我國識字人數，號稱百分之二十；其中能受普通教育者寥寥，能受大學教育者更寥寥；政府民國二十二年統計，全國受高等教育者，為數四萬二千九百三十六，合萬人中一大學生。夫以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所仰望而不得親炙之教育，而大學生獨得之，其幸運為何如？大學為全國最高之學府，大學生即全國學識最高之人；人類既以知識高於萬物而獨尊，而大學生之知識，又高出於人人，其優秀為何如？大學生受國家社會之培植獨厚，其在求學之時，所消費於衣食住學書籍遊戲之資，常千百千倍於常人；夫移千百千人之所養，以養一人，則此一人者，按諸投報往還之理，實負千百千人之所負；夫以一人而負千百千人之所負，其任重又何

如？

或曰：子之言，然而不盡然也。有家子弟，其求學飲食之資，出自祖父兄長，其取子施酬之間，祇限於一家，而不及於國家社會；逋其祖父兄長則有之，未聞逋其國家社會也。則應之曰：彼祖父兄長者，挾其財與俱生乎？抑其生也，肌膚毛髮裸裸然，與人人同，彼纍纍潤屋者，皆取之於一身之外也？果取之於一身之外者，則是仍取之於國家社會也。然則富有之家，其祖父兄長，不過運其智力，取國家社會財殖之一份，集於一家，暫為所有耳，是仍不失為國家社會之所有也。然則逋其祖父兄長，猶逋其國家社會也。

大學生所逋於國家社會者，既十百千倍於常人，則其所應償於國家社會者，亦十百千倍於常人。償之奈何？曰：認定職責之所在，竭全力以赴之，為十百千人之事，致十百千人之功，如斯而已矣。為之致之奈何？曰：為社會之生利者，勿為分利者；為社會之領導者，勿為合汙者。

曷言乎生利？與吾處者，多技術學生；在技術言技術，則生利也者，實吾儕最初之旨向，亦吾儕最終之鵠的。何以言之？假使韉輪軸，不足以代牛馬而千萬其力焉，則機械可廢；假使植杆架線，不速於置郵傳命，而千萬其程焉，則電工可廢，不能鑿山架水，縮地千里，則土木工程可廢；不能製酸調鹼，攝氣析金，則化學工程可廢。技術也者，將以吾人之智巧，器使萬物，使入吾彀，以供吾驅策者也。技術人員之職責，將以戰勝宇宙，馴服能質，開物成

務，利用厚生者也。是故不能涸也，載而浮之；不能飛也，翼而騰之；富藏於地，穿而取之；金堅不屈，冶而錘之，舉凡技術人員之能事，無往不以增進人類之福利，增加社會之生產爲指歸。其在我國，技術人員之職責，尤重且鉅。我國爲生產落後之國家，夫人而知之；我國爲年年入超之國家，亦夫人而知之；夫以國人之於舶來物質之享用，如此其不可缺，而永永仰給於人，又有枯竭坐亡之患，則亦安得不謀自爲之而自給之，舍皆取諸國中而用之之道哉。然則孰將爲之？端賴技術。孰有技術？惟大學生。大學生實負肉骨榮枯之重任，此吾爲社會生利之說所由起也。

曷言乎領導？所貴乎有教育者，以其對人對己，對一切事物，有正確之認識，正確之判斷；由此而有合理之處置，合理之行爲也。人類之能力，與其知識爲正比，知識增一分，能力亦增一分；知識又與教育爲正比，教育高一分，知識亦高一分。是故，一社會中，有教育者多，即其全社會之能力大；一國之中，有教育者多，即其全國之國力大。是故，有教育者，實國家社會之中堅；而有高等教育者，尤中堅之中堅焉。此在全世界然，而在我國尤然。今日社會之萎靡，國勢之衰弱，試用內籀方法，課其真因，蓋無一非坐國人無正確之認識，無正確之判斷，有以致之；認識判斷之不正確，於是處置乖方，行爲訛謬；輾轉薰染，相習成風；因旣成果，果又造因，蔓衍循環，變本加厲；於是造成種種不合理之事態，種種不合理之思想，而國事人心，不可問矣！試舉目前一二實例：乘舟車者，苟有機緣，可以致取，無不以持用免票

爲榮，付價購票爲恥；曾不思人人免票，舟車將何以維持，不啻逼令停駛，使人我皆失交通之便。大人先生，泊夫甕戶繩樞之子，擁三數馬弁，即橫行無忌，爲人所不敢爲；曾不思人人如是，社會將何以相安，不啻逼令紛亂，使人我皆受流離之苦。此種反經背理之思想行爲，一日不糾正，國家社會，一日無轉機之望。然則孰糾正之？有教育者，當引爲己任而糾正之；有高等教育者，尤當引爲己任而糾正之。糾正之道奈何？第一，吾儕個人之思想行爲，務必處處合理；第二，吾儕所處之團體，其範圍以內，爲吾儕能力所能達到者，務使人人之思想行爲，化爲合理，此吾領導社會之說所由起也。

論理：以我國今日生產之落後，百廢之待舉，凡有一長一技，允宜大有可爲，決不至仰屋興嗟，無事可作。按諸實際：則到處須人，而失業者載道。夫不學無術之徒，宣告失業，猶可說也；乃若大學生亦失業，則情有難原；乃若技術學生亦失事，則其事太矛盾！太離奇！然而竟不幸而有之；卽不失業而不得正業者更有之；其故何哉？毋乃徒知分利者多，而能生利者少；與社會合汗者多，而能領導社會者少歟？毋乃長養優越，飲食居處，恆在普通水準以上，習於樂逸，不慣作苦歎？職是故也，大學生之在社會，多因襲而少創作，多寄食而少建樹，多爲環境所征服而少能征服環境。結果：生利者少，分利者多；卓卓者少，逐逐者多。

無知識，不足以有爲；社會不相須，不足以有爲；懷抱利器，社會又亟亟相須，猶不起而應之，在國家爲損失，在個人爲暴棄。不知法犯法，其情輕；明知故犯，其罪重。一切反經背

理之思想行爲，在常人尙可道，在大學生不可恕。

人患不思耳，一旦恍然於國家社會遇我之厚，期我之殷，苟非蓄意負心，未有不感於中而思有以報答之者也。語曰：「弱女爲母則強」。言其愛子心切，見有危及其子者，必挺身而起，自忘其弱，赴湯蹈火而不顧也。丈夫子之於國家社會當何如？先哲喻人生如逆水行舟，其情至確。舟子無如水之順逆何，惟有固其船身，強其篙楫，與水搏激，吾人亦惟有修其在於我者，以待其鑿於外者，與世周旋。其在於我而純乎主於我者，持躬處世之道，是謂德；格物治事之方，是謂智；吾當淬礪之，積儲之。其鑿於外而不純乎主於我者，環境之順逆善惡，機緣之離合有無；上焉者改造之，創造之，使逆者爲順，無者爲有；次焉者因勢利導之，迎其善，拒其惡，撮其合，舍其離。萬物皆備於我。吾儕掌中，有椎有斧，有尺有衡，開物成務，惟待用力。展抱負，利民生，豪傑之士，不待文王；濟濟多士，盍興乎來！

第二篇 生利與領導（中）

曩吾爲生利領導之說贈大學生。難者曰：子言生利，則文科法科之學生，非所能也；子言領導，則大學生之居於下位者，非所能也；子之言，偏而不賅，狹而不全，豈尙有說乎？余應之曰：吾所謂生利領導云者，就其廣義而言者也。吾子疑吾言乎？請釋其義。

生利之廣義何在？試以工廠爲例：彼技師職工，運籌設計，秉斧操錘，固屬生利之人矣；抑彼總攬全局之經理，撥珠握算之會計，庸非生利之人乎？即彼繕寫文書之錄事，抱關擊柝之關人，庸非生利之人乎？何以言之？假使職工技師之外，無一人焉；則原料之供給，製品之銷售，誰將主之？成本之估計，款項之出納，誰將任之？函牘之往還，貨物之保管，誰將司之？將職工技師兼任之乎，則內外肆應，匪特非其所長，處置必然失當，而且分心分力，事事坐以日隳。然則工廠之組織不完，機構不備，職工技師縱有生利之心，生利之力，行將左支右絀，無所設施，終於坐廢而已。然則經理、會計、錄事、關人，實有助成生利之功，而爲生利組織之一分子，是亦生利之人也。譬之汽機：韞韞搖桿，固爲發動生力之主體；然而無汽缸則韞韞末由往復，無軸承則搖桿末由支持。甚至一螺釘之微，一鐵銷之細，苟或缺焉，影響頓及全體；小之阻滯停歇，大之爆炸損壞。然則汽缸軸承，雖不行動，螺釘鐵銷，雖不生力；論其功

績，則與鞴韉搖桿等，不容軒輊甲乙於其間也。更譬之人身：作物成務，惟腦與手；然而無臟腑、五官、骨幹、血脈，則穉罷麻木，腦與手與之俱廢；而謂臟腑、五官、骨幹、血脈，無足重輕，有是理乎？是故，凡從事於生利事業者，無論其所執之役何若，皆不失為生利之人。擴而充之，凡從事於社會正當事業者，無論其所執之役何若，皆不失為生利之人。比如官吏兵卒，食祿噉糧，似純為分利之人矣；然而無官吏則庶政廢，紀綱亂；無兵卒則盜匪外寇乘之；將使社會之生利者，無由安居而樂業；則是官吏兵卒，亦猶工廠之經理關人，汽機之汽缸軸承，人身之臟腑五官骨幹血脈也，亦社會之生利者也。反之，惟有游手惰民，盜賊匪類，貪官汙吏，政客奸商，食而不事，事而害人者，是為分利分子！是為社會之蠹。生利之廣義如此。

領導之廣義何在？吾嘗言之：「吾儕所處之團體，其範圍以內，為吾儕能力所能達到者，務使人人之思想行為，化為合理。」吾儕雖不能必居上位，寧能離羣而索居；內而兄弟妻子，外而朋友戚族，或日日相處，或間日一遇，皆吾儕範圍以內之團體，皆社會之一部分，皆吾儕能力之所能達到，於此而糾正其行為思想焉，是亦所謂領導也。擴而充之，鄰媪投腐鼠於道側，吾告以被疫之危；童子擲果皮於通衢，吾告以滑足之害；是亦領導之一端也。誰謂居下位而不能行其領導之職者？領導之廣義如此。

難者曰：大學生之失業，坐國內事業太少，此蓋公認之事實；子言社會亟亟相須，患在大

學生不起而相應，毋乃不情乎？余應之曰：唯唯否否！國內事業，誠不發達；然而事業中人，則無不太息咨嗟，感覺人才之缺乏。已成之事業如此，新興之事業更然。蓋今日之事，人多而才少！苟爲人才，無不到處爭聘。彼累累失業者，皆未成才者耳。蓋由表面觀之，失業問題，甚爲嚴重；按諸實際，則失人問題，其嚴重性實倍蓰十百而未有已也；吾焉得不促大學生之亟亟反省耶。

難者曰：然則如何而始得稱爲人才？余應之曰：有基本條件四：一、不負其文憑所載之頭銜；二、肯盡職，肯負責；三、好學不倦；四、不存過高之欲望。

所謂不負其文憑所載之頭銜者：文科學生應知文，法科學生應知法，工科學生應知工，理科學生應知理，醫科學生應知醫，商科學生應知商；號爲某科學士碩士博士者，於某科之內涵外延，應有切實之認識。苟不爾者，謂之欺僞；欺僞之人，人所共棄。是故不負其文憑所載之頭銜，爲人才基本條件之一。

所謂肯盡職肯負責者：凡事盡心力而爲之，期達於至善，曰盡職；偷惰輕心，以少勞爲得計，曰不盡職。審度成敗利鈍，以求得最圓滿之結果爲指歸，曰負責；不顧成敗利鈍，敷衍推諉以了事，曰不負責。挽近事業之組織益繁，分工益細，一事或經數手而後成，往往甲爲其第一段，乙爲其第二段，丙爲其第三段，……彼此嬗繼，彼此關聯，而當事者之職責亦益重。何以言之？假使甲乙丙者，有一人焉，心存敷衍，以爲在我之後，尙有他人，我或有失，彼必補

之，彼即不補，事出多手，我不獨任其咎；此一念也，將使繼其後者，難善其後，而全體之敗，坐此一人。譬之交戰：前陣不奮，躲閃趨避，足使後陣動搖，全軍覆沒。是故肯盡職肯負責，爲人才基本條件之二。所謂好學不倦者，學有兩途：得自書籍者曰閱，得自經驗者曰歷。學不限於學校；學校固求學之所，校外亦無往非求學之所。惟求之方式，則大異耳。學校教導有師，課程有定；校外則無常師，無定課。學校所授，限於某科某門；社會事物，則包含至廣，人盡吾師，事盡吾課。孔子曰：「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」誠好學之師表矣。且學之範疇甚廣，文法工理醫商謂之學，立身處世亦謂之學；前者屬於知，後者屬於德。今日之學校教育，大率偏於知識之灌輸，而忽於德性之陶養；補偏救弊，端賴自修。且在今日各科之進步，一日千里，故步自封，頃刻落伍，而社會無所用之。是好學不倦，爲人才基本條件之三。

所謂不存過高之欲望者：非謂絕其欲望之謂；欲望原與人類以俱生，決不能絕，亦決不可絕；欲望絕，則進取之心，與之俱絕，而社會將入於止境，此固大不可者。雖然，欲望過高，則足以摧毀個性，擾亂社會，影響所及，覆國有餘。何以言之？夫欲望而至於過高，則其末期，必大於所值，以一分之才，企十分之報，社會焉能堪此；而彼且掣掣戚戚，怨天尤人，冒社會之無公道，責當軸之無是非，或則營營苟苟，務求一逞；如是而冀其盡職負責焉，直南轅而北轍也已。即幸而如其欲望以償，則始也患得之，繼也患失之；既患失之，則惟祿位之是

保，操守不可問矣。且以不稱職之人，居於高位，其必然之結果，非尸位素餐，卽妄作威福，是皆播惡於衆，而國事之敗壞，此其一大原因。是故當今之急，莫要於才稱其職。是故不存過高之欲望，爲人才基本條件之四。

難者曰：天下豈無才？獨患無識才者耳。今世操用人之柄者，在在以親疏順逆爲取舍之標準，然則雖有管鮑之才，亦相率委棄於無用之地而已；烏得咎天下之無才？余應之曰：唯唯否否！才而不見用者，蓋有之矣；然以百分數課之，直奇零耳。昔人有云：「士之處世，猶錐之處囊，其穎立見。」果爲真才，則未有不受社會之識拔，而得相當之酬報者；早晚遲速蓋有之，以云投閒置散，沒世而不彰，則僅矣。至彼投閒置散之徒，亦非人盡無才；然必有其短，爲社會所不容者，與之相抵相掩，用是不克自彰。不然，社會雖複雜，雖汗濁，無形之中，公道常存；有一分才，遲早可得一分之用，一分之報；有二分才倍之；有十分才十之。獨患非錐耳。果錐乎！則未有不一旦脫穎而出者也。

難者曰：子言公道常存，而愚不肖者，往往席豐履厚；賢智之徒，焦勞勤奮，不得溫飽；苟有憑藉，小才可以大用；是又何也？余應之曰：現社會之病態，誠有然者！然彼愚不肖者，彼小才者，雖得倣幸於一時，終必如曇花泡影，不旋踵而澌滅，至於淨盡；吾未聞有永永承襲祖蔭而不替者，未聞有乘勢而來，勢去而不隨之傾覆者；是皆不足論。惟是才醜德齊，甲早遇乙晚遇焉，則有之。此則社會之缺憾，彌縫似非易易。人間世以人治人，以人評人，不能無情

感，不能無失出入，無意中軒輊存焉。然自另一方面觀之，彼晚遇者，一時之屈抑，未始非所以老其才而長其識，以爲他日伸展之儲。孟子曰：「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語曰：「大器晚成」。然則正不必頹唐懊喪；正宜強其志，奮其力，以與社會相見；修其德，盡其職，以待社會相知。

第三篇 生利與領導(下)

明日之中國，誰將爲主者？則今日之大學生也。明日中國之興亡盛衰，誰爲執樞者？則今日之大學生也。今日國事之百不及人，今日之知識階級之老者壯者，不能辭其責；明日國事而仍此奄奄，則今日之智識階級之少者幼者，不能辭其責。

視國者，視其國之事。事也者，人民之才智、能力、精神、思想之表現於外者也。是故，一國之中，事事整飭，事事合理，則不問而知其國之方興未艾，民之奮發有爲；反之，一國之中，事事頹廢，事事凌亂，則不問而知其國之衰殘老弱，民之萎靡悶替；前者令人起敬，而莫敢或侮；後者令人起慢，而莫不加侮；前者在國際之地位，不期然而自高；後者在國際之地位，不期然而自降。譬之個人，凡朝氣充盈，行爲端飭者，必其修養有素，精神飽滿，誰不譽之敬之，而其在社會之地位，必然繼長增高於不知不覺之中；彼舉止無度，行爲不檢者，是必無學識，無修養，頑鄙昏陋，自甘暴棄之徒，又誰不輕之笑之，而其在社會之地位，必然愈趨愈下，而至於人所不齒。個人如此，惟國亦然。是故，國事者，乃國力強弱之測驗器，而民族興衰之指示表也。

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、國事也；養生、送死、讀書、負販、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

釘，何莫非國事？自其表面觀之，雖若繁縟猥瑣，無關大計乎；然而一國之中，苟其人民，不能遂其養生送死之欲，讀非所應讀之書，販非所應販之物，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釘，舉不中度，則其人民之貧瘠罷劣，救死不贖，不待究問而躍躍畢露；如是而欲責其整軍武，闢草萊，折衝壇坫，決勝強鄰，是猶居極寒之地，而欲草木之四時不彫；是猶有人於此，飢不得糜糟糠，寒不得衣短褐，膝攀足躄，肱慄手顫，腸腐心忡，呼吸失節，而欲其與勇夫決勝負，雖三尺童子，有知其不可者矣。是故，欲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之達於至善，必養生、送死、讀書、負販、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釘之達於至善；譬之製劍戟者，必鐵之良，鋼之美，鍛工、磨工、淬工，各盡其事，夫而後鋒刃銳利，勇夫執之，摧堅陷陣，披靡莫敵；今養生、送死、讀書、負販、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釘之於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，亦猶是矣。是故，欲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之鋒刃銳利，舍養生、送死、讀書、負販、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釘之力爭上流，各得其正，各盡其事，其道未由。

世之論者，往往以爲國事之範圍，盡於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、諸大政；而養生、送死、讀書、負販、耘田、斲木、陶土、錘釘，擯不與焉。積之既久，孕成兩種不良之心理：其一，對於國家之漠視；其二，對於作官之熱中；此中因果，有如響之於聲，影之於形，無可逃避者。蓋國事之範圍，既縮至如此其狹，而政府當軸，又獨任其職，則循自然之邏輯，國家之興亡盛衰，惟政府當軸獨任之；凡不在其位者，皆局外之人，不負絲毫責任者也。夫如是，則

人民於國家之觀念，焉得不日趨瀆薄，而瀕於喪亡哉？其在另一方面也，政府當軸之職任，既如此其重，則國家之酬庸，不得不高；而人之視之也，益覺其顯貴尊榮；於是官之階級，蔚為利祿之康衢，羣情涎羨，趨之若鶩，浸假而夤緣倖進，仕途糜濫，而酬庸之本意轉失；而所謂軍事、交通、外交、內政、諸大政者，遂不可問。推其所由，孰非人民漠視國事，熱中作官之一念，有以釀成之耶？

歷次國家有大事故，一片責難之聲，洋洋盈耳，非訟當軸之甲，即訟在位之乙，銅山西崩，洛鐘東應；而在野、在憂、在市、在肆之智識階級，鮮有反省內疚，引咎自責者；其自視何其輕，而視人何其重也？曾不思我國四萬萬餘人，將必待身為一國之元首，然後始負國事之責乎？則是以一國之事，舉而委之一人；此一人者，非有數萬萬人之精神能力，必不堪任也，此必不可能之事也；將必待身為一省之主席，而後始負國事之責乎？則是以一國之事，舉而委之二三十人；此二三十人者，非有數千萬人之精神能力，必不堪任也，此必不可能之事也；將必待身為一縣之縣長，而後始負國事之責乎？則是以一國之事，舉而委之一二千人，此一二千人者，非有數十萬人之精神能力，必不堪任也，此必不可能之事也。彼元首、省主席、縣長一流人者，自有其所負之國事之責，且其所負，至艱且鉅，是則固然；而謂負國事之責者，惟有元首、省主席、縣長一流人焉；而謂非元首、省主席、縣長一流人者，毫髮不負國家之責焉，則大不可也。且也，一國之中，元首之位一而已；苟人人而逐之，國未有不亂；即以我國幅員

之廣，若省主席，若縣長，其位亦僅有數十數千而已；苟人人而逐之，國未有不亂；即其他中央地方政府之首領，國營事業之長官，其數亦有限，其勢決不敷普授全國之有作官熱領袖熱者；苟羣相鈎心鬪角而逐之，國亦未有不亂。

余之反覆陳詞，豈故爲強辯！語曰：前車之覆，後車之鑒。今日國事之百不及人，端坐已往見解之差謬；改絃更張，勢不容緩。鄙陋之見，以爲今日之智識階級，所應心領神會，身體力行，厥有數端：舉凡社會上正當事業，無大小，無貴賤，皆屬國事之一部份，此其一；國力之強弱，繫乎全國事業之興廢，而不僅繫乎一二大政之得失，此其二；必須全國事業，滋長蓬勃，然後國家之大政，有所憑藉，得以發揚而進展，此其三；從事社會任何正當事業，其在國家之功烈，雖不較從政爲多，至少亦與相埒，其尊榮顯貴，亦與從政等，此其四；閉關時代，一切簡樸，士子讀書，惟在作官，今日環球溝通，農工商學，日新月異，立國之基礎不同，人民之生活驟變，士子讀書，亦宜變其趨向，易作官爲作事，此其五。

余非謂智識階級，絕對不應作官；作官固非智識階級不可；然決不可盡智識階級而皆入於官，決不可盡智識階級而皆以作官爲目的；國家之官位有限，社會之事業無窮，舍無窮而逐有限，此今日國家之所以不振也。官固非智識階級不可，社會事業，更非智識階級不可；官之途狹，事業之途廣；舍廣而就狹，此今日之所以人浮於事也。凡人學有所長，才有所勝，性有所好；苟其自揣，學政而確有心得，從政而確有把握，作官何妨；國家亦急切相須；設不然者，

徒羨其祿位，慕其虛榮，貪其少勞而多獲，因而熱中焉，則應懸為厲禁。要之，吾人擇業，能選其所長、所勝、所好，而善爲之，上焉者也；苟或不得，求其近其所長、所勝、所好，而勉爲之，中焉者也；至若懸鵠不正，用心不純，違其所長、所勝、所好，而妄爲之，下焉者也。上焉中焉者，利於己，利於人，利於國；下焉者，害於己，害於人，害於國，此不可不慎也。

吾非謂當國者，得藉口社會事業之不振，爲其施政失當之卸諉地也；社會事業，固爲國家元氣所繫；然而政府之設施，實在在有提攜、羽翼、促進、助長之責職；從事社會事業者，固應竭其智能，謀其至善；當國者，尤應運其權力，使全國人民，至少得以安居而樂業。不然，尸其位，食其祿，棄其任，放其職，此全國之罪人也。

大學生，全國智識階級之最高者也；其思想行爲，隱然有左右社會之勢力，而爲社會上必然之領袖。惟其如是，故觀念不可不正，行徑不容或歧；苟或乖離，貽患將不止及於一己，行將普及於全國；將不止及於現在，行將延及於將來；此非危言，往跡昭昭，可以覆按。不佞於此，三熏三沐，虔心默禱，祝我全國之大學生，奮志立身，起而爲事業之領袖，爲學術之領袖，爲人格之領袖，勿爭爲名位利祿之領袖；國事前途，其庶幾乎！

第四篇 改造環境(上)

南京危，避寇入豫；過商邱，近一友，頹頹裂管談國事，其言曰：我國之敗，非將卒不戰，坐不知戰，此不足責；彼大學生，非應諳其所習，知其所業者乎？然吾見之屢屢，號稱工程師者，輒以匠首爲司南，遇工事必諮之，遇實際工作，往往茫然不知措手足；大學生尙如此，則凡知識之次焉者，又何足責。

已由豫而鄂，而湘，而桂、黔、滇、蜀。廣州武漢相繼陷。遇相知，輒劇談；談輒以戰事爲中心；衆口一辭：以爲我國軍事之不能致勝，固坐器械之不足，而更坐使用器械之無人；二者皆技術範圍事，技術人員，間接直接，皆不能置身其外；縱無人捉其肘而唾其面，寧不自愧於心。

夫生無益於時，死而與草木同腐者，人所不齒；痛癢不相關，休戚不與共者，人恆等閒視之；爲父母者，責其子而不責隣人之子，非薄其子而厚其隣之子，正慈之極而期之殷，故不覺糾之嚴而督之切也。今日社會人士之於大學生，責難之正所以愛重之；然則爲大學生者，匪特不宜報以惡聲，且應竭誠接受，反躬加勉，糾正已往之差，負起當前之責，使社會人士，無纖毫失望焉，庶幾外不愧而內不作，硜硜然蔚爲社會之中堅。

大學生不諳其所習不知其所業者，有諸乎？誠有之；舉然乎？比比然也；咎誰歸？當分言之；奚以分？有屬於傳統習慣者，有屬於現環境者，有屬於個人者。

所謂屬於傳統習慣者何？自有四民之稱，而士即冠其首；自射策科舉之制行，而士益以治人者自居；讀書將以博科名，弋印綬，蓋數千年於茲矣；今日之大學生未能免此，此其一。國中雖有苦學生，百中不過一二；凡由小學中學以至畢業於大學者，多出中產之家；伏案讀書，久成佳話，胼手胝足，視爲畏途；平時不慣服勞，體力素少磨練；以故斲磨椎鍛之事，輪旋擊擊之場，往往不樂相親，此其二。此皆屬於傳統習慣者。

所謂屬於現環境者何？專門學問，不可無實地練習，在技術尤然。譬諸駕駛摩托車，引擎之圖，開駛之法，一堂之內，教師言之娓娓，學生聽之津津，真若心領神會，一發千里，風馳電掣，而莫之能禦矣；一旦執旋盤，踏控桿，駟輪疾轉，境地全非，行人迎面成羣，車馬往來如織，有不驚惶失措，心顛手澀，左旋而右斃者，幾希；在老司機爲之，則有如翩翩蟬翼，乘風而行耳。實地練習之不可少，有如此者。今國中可資練習之所，既屬寥寥；而練習之事，訓練兩方，似皆不甚注意；技術人員，往往不待成熟，而即膺實職；經驗不足，此其一。國中技術界，邇頗不乏真才，其有習艱茹苦，卓然確有樹立，足以福國民者，不論其事業之在公在私，其範圍之爲廣爲狹，社會人士，類不以爲可貴，而率漠然視之；獨於公家之長官，私家之經理，則心儀口噴，以爲尊榮；社會不重技術而重名位，此其二。自蠶絲之風熾，而倖進之

心，與之俱增；十年苦攻，不敵一言請託，則人誰爲其苦；循序按班，白首依然，有力一援，立躋富貴，既有捷徑，免走驚趨；社會不重能而重勢，此其三。此皆屬於現環境者。

所謂屬於個人者何？無學問之實，而擁學位之名，拙於生產而奢於享用，求飲食、服飾、妻妾、宮室、遊戲之費之有所出，而不得不濫爭要職焉，此其一。環而處者，其知識能力，未必高於我，而皆富於我貴於我，我又何苦爲其難，而不取其易；於是心動而思遷，因遷而荒廢，此其二。內無升斗之儲，外無戚友之引，逼於飢寒而不遑擇業，以致用非所學，未由見其長，此其三。此皆屬於個人者。

坐上諸因，技術園中，林林總總，蘗而不秀者有之，秀而不實者有之，實而爲風霜所侵，烏雀所啄，夭折枯痿，不獲登鼎鼐而薦盤殮者有之；此與天時地利人和三者，舉有關焉；而諛曰：彼林林總總之過，毋乃失其平。

語有之：橘逾淮而爲枳。環境之支配力誠大矣。雖然，其存乎人者，舍俯首貼耳，順變其支配，而無術以取勝乎？蓋不然。人類之利器曰知識，惟知識爲能改造環境；日落昏黑，眼失其用，則焚膏以繼晷；一水當前，足失其用，則架橋以通陸；此例之最顯著者。故夫知識之可貴以此；而大學生之可貴，則以其知識之高於常人；若然，則唯唯諾諾，視環境之支配爲當然，受環境之支配而甘之若素者，此在常人尙可言，在大學生則不可說。

是故，改造環境，去其不善，而樹其至善，去其不宜，而立其至宜，乃大學生任務之一。

此其任務，猝然視之，似極艱巨，稍加思維，則人人所能致力；關鍵在人，能否自重；知所自重，則知所警惕；知所警惕，則與不良社會之同流合污，避之若浼；去社會之流污，而環境有不改造者，未之有也。

自重心何由而起？大學生當自念：吾出自最高學府，吾受社會之鞠育最優，吾受社會之期望最切，吾為當今之最幸運者，最重任者；吾耳目之所接，若者善，若者不善，吾之學識，足以及知之；苟未及知，或知而未盡，吾之學識，足以求得之；吾日夕之所為，若者宜，若者不宜，吾之學識，足以判別之；苟未行其宜，或行而未盡其力，吾之學識，足以力踐之；吾不能負吾之所學，吾不能負社會之所期，吾當為社會之表率。苟能念念於此，而自重之心，不油然而起於中者，未之有也。

自重之反面曰自暴自棄。所謂自暴自棄者，懷可以有為之資，賦可以有為之智，居可以有為之地，而甘心同乎流俗，受環境之支配而不自振拔，隨波逐流，與世俯仰，皆此類也。跡其暴棄之心，以為投胎人間，生而飲食男女，死而沙蟲黃土，前吾生者比比，並吾生者比比，何必獨異，自尋煩惱；坐此一念，愆者萎靡，黠者放肆；其病如菌，風靡火延；積一人之墮落而害及一家，積一家之墮落而害及一國；於是社會之上，善機日消，惡機日長；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，如響之應聲，形之召影，無可逃避者。對症發藥，惟有自重；人人自重，毒菌斯剪。

抑社會之習俗，民族之惰性，其成也，積祀數百傳，積時數千載，醞釀流衍，以迄於今；

久則難改，固則難翻；豈復少數之人，所能移易？而不知轉移風化，始皆出於一二之心力；一二憂時之士，登高一呼，同道之倫，四方響應；徵之史例，儂指難盡。況乎今日，大學學生遍佈全國，集全國大學生之心力，從事於轉移風化，改造環境，而風化有不轉移，環境有不改造者，吾不信也。大學生盍起諸！

第五篇 改造環境(下)

難者曰：子爲改造環境之說，於理固當，於事豈易言哉？言固可以若是其幾乎！吾舉數例於此，試爲我解之：

甲乙二人，同出一校，同習一科；學業成績，甲優於乙；一旦入社會，就職業，甲以有援而名位高，俸給厚；乙以無援而名位低，俸給薄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甲乙二人，同出一校，同習一科；學業成績，甲優於乙；一旦學成，甲供職國內；乙出國留學，一二年後，得某某學位以歸；叩其學問經驗，未必有所深造，且不若甲之有實地經歷之可取也；而社會重視之，名位俸給，皆高於甲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甲乙二人，同執役於一所；甲盡心力而爲之，本職以外無他驚；乙善夤緣，工交際，於本職不甚注意焉；然乙之地位日高，甲則盤旋不易進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某試輒冠曹，學優品潔；一旦入社會，就職業，爲之長者，憤憤不足與言；己則屈身其下，鬱鬱不樂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某新發於硯，學高志銳；一旦入社會，就職業，人不加以重視，置之閑散之地，懷才莫展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某學有專門，志切本業；乃無門可入，改就他途，用非所學，興趣索然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某兢兢業業，忠於所事；徒以領袖易人，坐此解職。如此環境，子將何以解之？

於是垂涕泣而應之曰：止！止！誠有之！誠有之！此現社會之大不幸！一切冤抑忿憤傾軋掉闖之所由生，而有待於芟夷蘊崇改弦易轍者也。此所以改造環境之不可以已也。

原夫人事之不臧，溯厥遠因，其數千年大家族制度之流弊乎！夫家族制度，有所長，我中華民族之立國保種，多所利賴，無可非議；然末流所趨，人人爲一己之私，爲一家之私，卽擴而充之，亦不過爲一族一鄉之私；而忘其爲公，忘其爲平，浸假而忘其爲智愚賢不肖；往往一人得勢，其所援引，輒先其同族同鄉，與夫戚友故舊，此外者擯列於次焉；而其影響之及於社會者，使所舉不盡賢，則濫竽充數，而造成頽唐敷衍之風；使額位不能容，則裁汰安插，而蘊爲抑鬱不平之氣；客之所舉，歸納言之，舉不出二者之範圍。

大學生處此環境將奈何？曰：謹於擇業，忠於所職；行動言語，務求合理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客曰：由子之道，獨善其身而已；於改造環境乎何有？應之曰：不然。社會者，個人之所積；而環境者，個人意旨行爲之所積也。往者，積個人之意旨行爲，而成環境如彼；今日欲謀改造焉，則非從個人之意旨行爲着手焉不可也。譬之織泉而爲綆，泉脆綆亦脆，泉朝綆亦

韜；欲變硬之性者，非變泉之性不可也。環境，猶硬也；個人之意旨行爲，猶泉也。由吾之道，非止獨善其身也，其影響將及於全社會也。

云何謹於擇業？大學生入社會，首先有事者，曰職業。夫以現行制度之偏重於個人競爭，抱學求業，有如擔物求售；得善價而沽諸，固物主之所祈禱；苟不能焉，則亦稍貶其值，以求脫手，俾貨不滯於家，財不困於貨，金融貨物，兩得周轉，此貿易之常道也。今夫求業，蓋亦有然。用如所學，斯爲上上；苟爲不得，與其坐食待機，毋寧降求其次。所謂其次，則應以正當職業爲範圍；範圍之外，誘力縱強，不宜指染。吾所謂擇，命意在此；吾所謂謹，致意在此。凡屬正當職業，爲吾性之所近，知之所及，雖非向之所學，假勉力而爲之，於己於羣，皆屬有益。請言於己：就消極言，消磨英氣，莫坐食若；學問坐以荒疏，精神坐以頹喪；青年銳進之時，尤所大忌；有一職以寄身心，則朝氣得以長保。就積極言，社會事物，交迂錯綜，學校所授，僅專一門；一門之外，其端千百；此千百者，皆吾人所當磨礱經歷；用違所學有然，即用如所學亦有然；蓋職業於個人社會之間，有如媒介，藉職業以磨礱世事，收效最宏，此關於一己者也。請言於羣：飽食暖衣，無所事事，是爲分利；分利者多，羣財斯耗；財耗則羣貧；羣貧，斯弱與亂之源也。羣事萬幾，賴羣衆以爲之操舉；而羣事之蒸，尤賴羣衆之知識分子，爲之紀綱焉，庶幾措置咸宜，各得其所，發榮滋長，指顧可期。大學生，其知識分子之最高者也；是則一羣之事，不論其爲高爲卑，爲貴爲賤，皆大學生所當引爲己職者也；用不得

如其所學，而勉爲其次焉，亦羣之所企賴也。此關於一羣者也。

且國家社會公私事業之敗壞，靡不由於辦事人知識之不足。苟事事而入正軌，則經紀之者，將盡爲大學生之流無疑；亦惟事事而爲大學生之流所經紀焉，而後有入正軌之望。是故，大學生實將來各種事業之主治者，國家社會之領袖，舍大學生將誰屬？今大學生有其知識矣；要在及此之時，益磨礪其治事之才能，積儲其領袖之資望，有以副國家社會之相需焉，斯爲第一急務矣。

云何忠於所職？夫忠之一字，爲服務之大經，奚待顧縷？而顧猶復斷斷者，懼夫一旦不幸而用違所學；抑位不屢其欲，俸不給其求；悻憤咨嗟，抑鬱懷喪，詛社會爲無公道，冒環境之惡劣，我生之不辰；視職業如土苴，苟且敷衍；馴至甫入工作之場，卽憾日落之不速；如是而欲責其忠，邈乎不可得矣。雖然，若爾者，於羣固爲無益，於己容有利乎？人見其悻悻而苟且敷衍也，相率遠避之不暇；而猶敢付以重任，畀以高位，給以厚俸乎？然則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不啻南其轅而北其轍也；浸假而自絕於人，自絕於社會也。則曷若欣欣然，鼓其勇氣，出其心力，以盡其職之所當爲。人見其奮於事功也，自然樂與相親；譽揚汲引，惟恐不及；地位不期而日高，資望不期而日重。以此方彼，孰得孰失？五尺童子，能辨之矣。是故忠也者，非特利於羣，亦且利於己；兩利之所存，吾故爲反復丁寧，而不憚煩也。

云何行動言語，務求合理？夫全社會之思想動作，視知識階級之思想動作爲轉移；——知

識階級而偷惰，全社會亦隨之而偷惰；知識階級而奮發，全社會亦隨之而奮發。往事不遠，前清末造，積弱已極；上下靡靡，幾無生氣；康梁諸子，振臂一呼，全國震動，思想爲之一變，於以造成辛亥革命之基。此其明證也。大學生既爲將來各種事業之主治者，既爲將來國家社會之領袖，則其行動言語，自將直接影響於國家社會；而其影響之程度，必甚深而至鉅，斷無可疑；然則宜如何致謹致惕，以爲全羣之表率也。試觀目前，凡公私事業；其成績之膾炙人口者，其領袖之行動言語，必能合乎理者也；其爲人所唾棄者，其領袖之行動言語，必不能合乎理者也。夫合理不難，度之於心而自覺其當，施之於人而人皆悅服，措之於事而事即治理；自付而有疑，施人而有怨言，措事而日就紊亂者，於理必悖。大概行動言語之先，其始發之一念，十九純潔；繼此而起者，則私心往往入焉。譬如用人惟賢：爲領袖者，鮮有不知；而當其進用人員之初，此一念也，必然先現；俄而以朋友之請托，或親族之牽纏，或平時之恩怨，遂致舍此而就彼。又如彼殺人越貨之徒，當其操刀爲盜之先，未始不知作奸犯科之非法；徒以逼於饑寒，或誘於夥友，遂使後起之念，掩其初念，而鑄成千古之恨。蓋吾人每一行動言語，其歷程罔不如此；反身體察，躍躍可見；先哲良知之說，即指此初發之一念也。

顧不能無感於中者：社會上傷心害理之事，往往出諸知識階級之手；且以其知識之高於常人，其傷害之程度，亦倍蓰十百於常人；誤用知識之禍，其烈如此！然則行動言語之務求合理，烏可以已也？

云何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？人類之弱點，在明於責人，昧於責己；同一事也，在他人爲之，輒覺其如何不合，如何不公；及己爲之，仍一循故轍，或且過之，則以爲當然，而不覺其不合不公矣；同一境也，他人施之於己則不願，一旦易地而居，則亦以施之於人，而不顧人之不願矣。是故社會之糾紛怨厲，端在不能推己及人；故當其爲學生，輒不願教師之嚴加約束；及其爲教師，則又不願學生之不受其約束；當其爲平民，輒不願受法律之束縛；及其爲法官，則又不願平民之不受其法律之束縛；民元初二十年間，軍閥橫行，所至騷擾，鄉民畏之，不啻虎狼蛇蝎；然此鄉民，一旦入軍伍，被制服，挂肩章，則其騷擾地方也，一如彼向之所畏，了無惻隱之心；卽歷來在朝在野之倫，當其求學之時，多有感慨激昂，評騭當世，理直氣壯，不可一世者；而還視其所爲，則往往與曩日持論大異。此類事實，不勝毛舉；總其大因，何一非昧於推己及人之理，有以致之耶！吾先聖有君子之道四，其言曰：「所求乎子以事父；所求乎臣以事君；所求乎弟以事兄；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。」斯道也，平易博大，明切近情，誠對症之良藥也；斯道也，吾人所當時時服膺，事事體念，而務求其實現者也；斯道也，不特爲個人立身處世之金科，抑亦世界太平大同之玉律也。

客非累累舉例以相難者乎？大學生非有感於社會之不平者乎？吾旣闡明大學生宜爲將來公私事業之主治者矣，宜爲將來國家社會之領袖矣；吾願大學生主治事業之日，勿忘社會之不平，而復一仍其舊轍！吾願大學生爲國家社會領袖之日，勿以曩日己所不欲者，猶復施諸人！

贈大學生

掃除一切冤抑忿懣之氣，糾正一切傾軋掉闔之風，則環境之改易，在反手間矣。

二八

第六篇 西方之精神

讀西方書，服西方服，居西方室，非今日之大學生乎？科學西方產，用其原文，不失其真；故大學生讀西方書；短衣革履，時俗所喜，故大學生服西方服；莊嚴校舍，崇樓廣廈，故大學生居西方室。吾欲更爲大學生進一解，曰西方之精神。

西方之精神維何？曰精進心，曰責任心。

何謂精進心？遇事鑽研，不辭艱險；智之所及，衡之以理；理之所通，竭誠以赴；懸想無徵，無徵不信；濟以實驗，窮高析微；日月不足，持以歲紀；前人未達，後人繼起；由是而科學興，由是而技術進，由是而石世紀陶世紀之遺跡，呈現於千萬億年之後，由是而日月星辰之躔軌，不爽於毫厘絲忽之間，由是而新陸現，由是而駕葉騰，此皆西方精進心之碩果。吾人於欣賞享受之餘，不容飲水忘源者也。

何謂責任心？西方之人，勇於治事；盎格魯日耳曼兩民族，尤其翹楚；前者沉着，後者果敢；專純負責，則如一轍；事無鉅細，人無貴賤，苟屬分內，鮮有偷懈；受職食祿，心無貳攜，經之營之，視同己事；是故，入其國，公私事業，畢張畢舉；外其國，工商組織，星羅棋佈；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而民族之足跡，靡有勿屆；要皆彼全民族責任心之結晶，其力量充

實於內，故而盈溢於外，膨脹奔放而莫之能禦也。

吾揭櫫西方之精神，以其爲現代文明之策動力，而我中華民族之所匱乏；取人之長，補我之短，智者之事也；而際此工商兵富爭競角逐之秋，尤爲當務之急。原夫我國文化之久滯不進，國力之日就衰弱，馴至招受外侮，血流全境；根本原因，正坐無精進心無責任心故。無精進心則落後；無責任心則敷衍；其必然之結果：爲文化落伍，國力衰微；因果相循，無可幸免。振之道無他，精進而已，負責而已。

讀者疑吾言乎？請徵事跡以明之：

我之精進心如何？我之足以誇耀於人，人亦以是贊許於我者，曰指南針，曰印刷術。然此皆我祖我宗精進之結果，於後人無與；匪特無與，且應生愧。何以故？以故步自封故。夫指南針，磁鐵也；西人於磁鐵之作用，五十年來，闡發盡其微妙；因磁以生電，因磁以起重，因磁以析卵；舉凡現代輕重工業，浸假而至於人生日用，幾無不利賴之焉；而我則尙滯於指南針也；指南針而外，未能有絲毫發揮也。以言印刷亦然。西人因我之活字法，而製成種種機器；一板排成，百千萬份，頃刻立就；而其攝影圖畫之妙，尤令人心往神怡。還視我國，則尙滯於木板活字間也，皆數千年前之產物也。夫我祖我宗，華路權輿，開其端倪；而子若孫者，沾沾自足，不謀進展；遠人得之，反突飛猛進，以是強其國，以是拓其疆，吾人對之，能不生愧。推原彼進我退之所由，則以彼有精進心，我無精進心故。

我之責任心如何？二十年前，國人有辦郵船公司者，往返舊金山、香港之間；時值歐戰，郵船業者，無不利市三倍；而我竟以虧折停業聞，迄今無有繼起者焉。十數年間，國內紗廠之倒閉，電廠之折蝕，前後相望；而外人在同時同地所辦同類之廠，則蒸蒸日上；豈環境之有所薄於此，而厚於彼耶？毋亦彼當事者，知責任之所在，效忠竭慮，克盡厥職；而我則尸位素餐，甚或從中牟利，不以股東之付托爲重，不知責任之所在，以致全盤失敗，一蹶而不可復振耳。職是之故，團體事業，西方最爲發達；而我則三人以上，意見紛歧；政事機關，歐美多上軌道；而我則擾攘紛紜，望塵莫及；此皆足以發人深長思者。西俗不喜干涉個人事；忌問歲、問業、問何來、何往、問父母兄弟妻子；獨許以此爲汝之責任，則唯唯無言。我國則反是，舉凡個人之私，大庭之中，公然問答，不以爲忤；有以責任相難者，則輒然以爲大辱；此雖中西習尚之不同；然卽小以見大，卽微以見著；責任心之重於彼而輕於此，昭昭然矣。

蘆溝橋事變之前，全盤西化之聲，甚囂塵上。夫以有五千年歷史之民族，欲一旦盡棄其所，舍己從人，於事實固非易易。且我之所有，豈其盡爲土苴糞壤，毫無保留之價值？茲事體大，允宜從長計議。夫我祖我宗，開疆拓土，造成亞洲四分之一之版圖；先聖先賢，立德立言，奠定修齊治平哲學之基礎；苟其精神學說，不足以庇護吾子孫，則彼契丹、匈奴、東胡、韃靼，早將炎黃遺冑，吞滅無餘；吾中華民族，將猶太印度之不若；而猶得繩繩繼繼，一脈相承，至今而聳立於大地耶！吾子孫不能承先起後，有如懷壁嗟貧；吾何忍棄吾之寶，要在寶吾

之寶，而益以他人之寶，以充實其資源耳。譬諸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生機滿然，原無殘缺；徒以不諳攝生，日就尪瘠。其病在虛，其治宜補；補也者，取藥石之精英，以增益其血脈筋骨之不足也。

治血莫若以血，患貧血者，醫爲輸血；治文化莫若以文化，吾欲以西方之精神，注射於人，以補其尪瘠。大學生讀西方書，服西方服，居西方室，其漸染浸潤於西方文化也，既有日矣；慎覈其精英，毋拘於形式。吾祝其精進！吾祝其負責！

第七篇 留學問題

大學生欲求深造，多思出國留學；其志誠可嘉哉！爰與一商榷之。

我國之有公費留學生，始於前清同光之間。其時洪楊之亂初平，曾國藩李鴻章鑒於西人製器之精，兵械之利，奏准清廷，選送青年學子，出洋留學，以爲入穴求子之計。當時科舉之制盛行，士子藉科舉爲進身之階者，垂數百年；而海道初闢，國外情形，知之者鮮；是故搢紳之家，讀書之士，視出國爲畏途；於是應徵出洋者，大率貧寒不學之徒。此爲留學歷史之第一期。

厥後科舉廢，學校興，中外交通益密，交涉益繁；甲午之敗，庚子之聯軍入京，震撼全國，國人始憬然於自強之不容緩；於是各省均派送留學生；學生多選諸學校，學校亦選派學生；故其學業程度，較前期爲高；而自費出洋者，亦不乏其人。此爲留學歷史之第二期。

洎乎近年，自費公費留學者，接踵相望；自費生之資歷，亦受限制；凡政府所派，且須國內大學畢業，而任事二年以上者，學生之程度益高。此爲留學歷史之第三期。

留學爲應時代之需要而起；故其演變也，亦隨時代之進化而轉移。當第一期，曾李諸輩，志在練師旅，創海軍，故所派學生，多習軍事；當第二第三期，國人注意於工業，故所派學

生，多習工程科學。第一期國內尚無學校；第二期學校方興，程度尚淺；故學生出國，不得不入彼邦學校讀書；且當時科學思想尚濃，人人以藉文憑得官職爲出路，故尤不得不入校讀書；當第三期，國內大學，已有長足進展；雖設備未足與國外抗衡，願讀書則未必相下，徒以習尚相沿，學位文憑，尙爲社會所重視，故學生出國，猶以入學校得博士爲正途；其爲專門研究者，間或有之，然寥寥不多見焉。

第一期返國學生，大抵皆得政府官職；第二期則省方校方，不甚過問；第三期有棄有取；於是留學生學成歸國，不得不自行擇業，有得汲引而入政府機關者，有入學界者，有入工商界者；而其中之一部份，則流入外商所設之洋行。

是故，論已往留學之收穫：在學子則止於讀書，在國家則止於儲才；以言致用，收效不多。推厥原因：一以當軸易人，政策各異；——卽如某省以有礦產，故派遣學生，出洋學礦，逮其學成反命，則前此主張開礦者，遷職以去，繼其任者，則殊不以開礦爲重，於是學生不得不遷業謀生矣；一以青年學子，往往以理想選科，不適國情，無所施技；蓋前此學生，一旦出國，卽與國內少有聯繫，主派機關，亦漠不注意，故所習學科，得自由選易；而選科之際，類以國外情形，推測國內，隔閡之處，在所不免；且學生目的，既在讀書，實地練習，往往不足；實習又非短時可成，長期勾留，亦勢所不許。坐上諸因，遂至所學所用，兩不相謀。

迄於今，其將入於新時期乎？新時期之留學生，吾冀其以研究專門事實問題而留學；而以

國內經辦是項專門事業者，充留學生。

所以然者，讀書教育，國內既有大學矣，自不必再求之於國外，日力財力，兩可節省，且一二年速成之博士專家，於事無甚補益；今國中所需要者，厥爲名實相副之專門人才，此等人才，並非出校卽成，良有待於實地之經驗；今國內可資經驗之地尙少，自不得不借鏡他邦，以爲攻錯。顧事之未經親歷者，個中甘苦，往往不知，率爾研求，易涉膚淺，忽其所急，遺其所艱，事倍而功半；況乎生產建設，千頭萬緒，更非身經辦理之人，無從悉其底蘊，故必當事者親自研求焉，夫而後得心應手，深入堂奧，纖悉無遺，而庸功克奏也。

往者之留學，學焉而後求用，以故學與業不相謀，所用非所學；今後之留學，用焉而後求學，學以善其業，是學一人得一人之用，學十人得十人之用，留學生之與社會，將如枹鼓之應聲，沆瀣之一氣，扞格之患，有不掃蕩以盡者，鮮矣。

吾懸此格以爲留學之極則。吾冀其能實現，更冀其卽能實現，準夫事勢之推移，遞演而益進，吾且決其必能實現。惟在此過渡之際，學焉而後求用之風，尙不能一旦盡革；用非所學之病，或將與之而俱存；然則何術以補救乎？不佞之意，學工科者，僅得學校文憑，尙有不足；必於文憑之外，更學一技焉，可以手足之烈，起而能行，行而卽有功者；夫而後於己於羣，公私交益。蓋在今日，社會之視線，尙未能超越於文憑；而社會之需要，則在實際之建樹。所謂實際之建樹，就廣義言：大之日出萬噸之鋼鐵爐，小之月製千支之鉛筆廠；舉凡有裨國計民

生，而爲社會所不可少者，苟能致力而有所成就焉，皆在建樹之列。雖然，吾所謂文憑之外，學一技者，則指小工業而言；以其資本不大，範圍不廣，一人或數人之力，所能舉辦故也。此種工業，貌似瑣屑；實乃民生日用所不可離；出品所被，往往由一地而一省，由一省而全國；假能爲之合理，不憂折蝕，故最合於私人團體之經營。循斯道也，留學生懷文憑而手技藝，國家社會而用其大才焉，則出文憑而爲其日鑄萬噸鋼之大者；國家社會而不用其大才焉，則運手足而爲其月製千支筆之小者；在一己既無仰面求人，用非所學之苦；在社會亦無虛造人才，不得其用之患；此吾所謂於公於私交相爲益者也。

以上云云，皆留學生所應爲而應守；乃若所應戒，則亦有之；讀者不以不佞爲辭費乎，請畢其說。

歐美號稱物質文明之邦，其生產豐，物力阜，國殖富；故其民生日用之消耗亦大，服食游戲，務求精巧；留學生居其地，習其俗，濡染既久，視爲當然，一朝返國，不易改易，於是西方奢侈，與之俱來，而深入於中產以上之社會；我國國力既不相稱，生產又不能相副，徒滋流弊，而增漏卮。吾願今後之留學生引以爲戒者，此其一。

一國之風俗，一民之習性，有所長，亦有所短；美利堅民族魄力之雄偉，盎格魯民族謀事之深遠，拉丁民族之精思巧慮，日耳曼民族之整齊劃一，皆其所長；而美人的獷率，英人之冷酷，法人之散漫，德人之亢悍，乃其所短。留學生浸潤既久，往往并其所短，載與俱歸，

徒添習氣，無益民生。吾願今後之留學生引以爲戒者，此其二。

曩時留學生不多，社會對之，率另眼看待；而留學生亦自視甚高，凡其所爲，多屬上層，下層工作，少有參加，坐是西方實學，不能深入民間。吾願今後之留學生引以爲戒者，此其三。

凡技術，凡工程：論其原則，周東西半球而不變；論其實施，貴因時因地而制宜；山民食肉，水國食魚，產鐵之邦宜用鐵，產木之國宜用木；不察國內之所有所宜，而爲之變通斟酌；而惟國外之所習所見，一一求其畢肖焉，此所謂刻舟求劍，食而不化者也。吾願今後之留學生引以爲戒者，此其四。

犯長風，破巨浪，囊修脯，負笈走數萬里，豈僅人生一大事哉！抑亦國家一大事也！如何而不虛吾行？如何而有造吾國？如何而矯正已往之失？如何而樹立未來之基？尤宜深思熟慮，策以萬全；吾故一執筆而不能自休，不覺其語之滔滔，而心之邈邈也！

第八篇 基本三力

任何民族而欲生存自立發榮滋長於今日之大地，則有三種能事，爲之基礎。三者維何？一曰智慧；二曰組織；三曰技術。三者存則民族存，三者亡則民族亡，三者弱則民族弱，三者強則民族強。吾以其爲人類圖存之基本力量也，名之曰基本三力。

內知何以善其一羣之生；外知何以禦其一羣之敵；知因時因地以制宜；知隨時隨地以克服環境；此之謂智慧。智慧者，發於心靈，見於行事；而全民族內在之力量寓焉。是故：人而無智，人役而已；民族而無智，將事事落後，處處劣敗，浸假而衰弱，而滅亡，而一蹶不可復振。昔者劉邦語項羽曰：「吾寧鬪智，不能鬪力；」而邦以昌，而羽以亡。非洲之黑人，美洲之紅種，非不圓顛方趾，橫目冒眦，而卒爲白人所勦滅所統制，豈智力之不敵哉？亦智慧之不敵耳。

集合多數人之智慧膂力，以同赴一目的；而爲之部署羈勒，俾收分工合作之效；此之謂組織。自夫人類之合羣立國，乃至一切養生送死之事，爲社會所不可少者，端賴人之智力，以爲經營；尤賴集合羣智羣力，以爲共舉。無組織則有如散沙；雖各個分子，有其力量，而各個力量，無由結合成大力量，則其力量，終屬有限；設不幸而分子之中，有意向相反者，則且互

消，而力量更薄。譬如墾荒：必人自爲政，則廬舍、溝渠、肥料、種子，勢必一一自爲而自致之，以一手一足之烈，能墾幾何；苟集合同墾之人而成一組織焉，甲爲廬舍，乙爲溝渠，丙轉肥料，丁播種子，分工而合作，心專而力注，則所得結果，必十倍於前無疑也。故組織之可貴，在彙小力爲大力，收散力爲合力，以增長其一羣之全力。譬之於水：千里之內，潢溝泆港，長川短渠，匯注而爲大河，則河水之勢，自十百千萬於溝港川渠，浩浩蕩蕩，莫之能禦。又如絲麻：一莖一縷，其載重之力，至爲有限；一旦經之緯之，編之絞之，幅者爲帛，束者爲繩，於是裹載之功，用以大顯。民族之組織，夫亦類是。

人資物以爲生，如何取精用宏，以適吾需求；如何斲磨攝鍊，以便吾器使；如何捶擊射遠，以摧吾仇敵；如何蠶田採卵，以益吾資源；此之謂技術。技術之精粗優劣，民族之富強貧弱繫焉。試爲挈其狀：今夫茹毛飲血，穴居野處，視膏粱華廈，孰宜養生？肩挑背負，牛牽馬挽，視鐵路飛機，孰能任重而致遠？置郵傳命，視電信電聲，孰爲迅疾？干戈矛戟，筋弦石鏃，視戰車大礮，孰爲堅銳？此不待智者而後判也。聚穴居、野處、茹毛、飲血、肩挑、背負、牛牽、馬挽、置郵傳命、干戈矛戟之民，以與膏粱、華廈、鐵路、飛機、電信、電聲、戰車、大礮之民，角勝負，爭生存，孰勝孰負？孰存孰亡？又不待智者而後判也。夫戰車大礮，技術也；電信、電聲、鐵路、飛機、技術也；膏粱、華廈，亦技術也。是故，技術精則民生贍，民力強；民生贍，民力強，而民族有不富且強者，未之有也。

吾爲基本三力之界說而詮釋之如右；今試一反觀焉，吾民族之智慧組織技術如何？

夫曰：吾中華民族爲世界最優秀民族之一，則有口皆碑，無待申辨。論其智慧雖不敢誇爲駕其他民族而上之；若曰：較其他民族無不及，則非過譽；徵之已往，則有五千年燦爛光明之歷史，造端遠在其他民族開化之先，繼繼繩繩，未或中斷；徵之於今，則學子之出國留學者，與全球俊乂，比肩習誦，成績斐然，不居人後；苟無智慧，寧得有是？以言組織；則上自國家，下至宗族，史書所載，制度森然。以言技術：則舉凡養生送死捍民禦敵之具，創作最早，被及遠近。謂吾中華民族爲無組織無技術之能力者，非信論也。

然而環觀東西各國，治道蒸蒸，邁越前紀；我則盤旋墨守，毫無進展；既非智慧之不若人，何以人進我止，每況愈下，處處見拙？斯誠我民族當前一大問題。吾嘗思之思之，而斷爲誤用智慧之故。

自嬴秦一統而吾民族用智之途頓狹；歷漢之黃老，晉之清談，唐之佛教，宋之理學，而吾民族用智之途益狹；降而至於明清之帖括，而其途更狹。其造成之結果：尊其所謂形而上之道，鄙其所謂形而下之器，於是技術之能事以廢；謹守祖宗先王之成法，而不敢有所改易，於是技術之能事以廢。然而吾民族之生事，不能一日缺也，智慧不能無所用也，於是一以用於人事之競爭！

用智之途狹，則求生之途狹；求生，固含生之倫一大事；智愈高，求生之欲且愈熾，生

矣，將益求所以裕其生。然而技術之能事既廢，生產之力至有限也。於是不得不出於劫奪他人，以益其生；不得不蹂躪他人，以滿其欲。於是冠帶之羣，爭權奪利於上；草莽之徒，打家劫舍於下。於是傾軋，於是殘賊，於是升沉，於是恩怨。於是甲運其智以攻乙，乙運其智以陷甲，丙運其智以倒丁，丁運其智以禦丙。巧謀大肆，前仆後繼，終日營營，上行下效。若是乎，全國上下，既各竭其智慧以劫人；劫術日精，厲氣日盛，國力日削；聰明才智，用於歧途；可痛孰甚！可惜孰甚！

曲三年不奏，喉必澀；弦三年不彈，手必拙；組織與技術千年不講，力必減。坐是，每況愈下，百不及人！雖然，吾民族非無其力也，坐力不用而隱焉耳。

是故：當今之急，在轉移吾民族用智之方向，而使之入於正途，以啓發其潛伏之能力。向也用其智於人事之競爭；今也當移其智以發揮其組織與技術之能事。強國之道以此，強種之道以此。何以言之？智慧之用於人事競爭，其力爲負，其結果爲消耗；智慧之用於組織與技術，其力爲正，其結果爲生產；此其一。智慧不能無所用；然亦不能兼所用，用於此則不及彼，用於彼則不顧此；今也欲其放棄人事之競爭，則必有物焉以爲之代；然則以發揚組織與技術之能力，爲消納智慧之地，是轉負爲正，轉消耗爲生產之道也；且以勢度之，必寄智慧於組織與技術之研求焉，而後人事之競爭可以熄；此其二。

昔也受謹守成法之束縛，而智不得其用；今則羣以革舊更新爲尙矣。昔也受鄙夷物質之束

縛，而智不得其用；今則羣知科學技術之不容緩矣。昔以無所用其智而集矢於人事之競爭；今則全球棊通，西方學藝，朋興怒放，西方治術，紛列雜陳；吾人惟恐力之不足，日之不給，不能盡攝其英而窮其奧，奚患無復用智之地？然則今日之知識階級，其猶有斤斤於鷄蟲鵲蚌之爭，而以縱橫捭闔爲得計者，通國之罪人也；猶不致其力於生產之途，以謀有濟於國計民生者，自棄而國之人所共棄者也；斯人也，斯行也，在昔尙有可原，在今則不可恕！

吾痛夫民智之誤用，不覺長言以當規！試澄心靜觀：上而公家之機關，下而私人之事業，凡有不當人意者，何一非人事之不臧，有以致之耶？人事何由而不臧？則以利害好惡感情之用心。既利害好惡感情以用事，則在位者不必皆稱職；駢額枝構，重床疊架；牽率遷就，不急事功。此種風氣，新進之士，新興之業，亦多傳染。職是之由：辦事組織，不上軌道；辦事效率，百分極低。異邦騰笑，謂吾國家，靡有組織，豈無故哉？彼西方民族，至一異地，雖數十人，必自爲部勒，成一組織；曾幾何時，全部土人，受其統制。我國僑民，美洲南洋，人及百萬，時及百年，既未能有所統制；而內部復自分派別，互相齟齬，甚至操戈血鬪，不共戴天；雖曰殖民要仗國力；然自貳之羣，內無組織，縱有國力，又焉能固？遇有強者，對衄而已！然則組織之重要，概可知已。

組織之目的：如前所定義，在部勒人員，措理事務，期以最少之人力，最簡之步驟，舉辦最多最繁之工作。故組織之本身，如何合理化，第一步所當研究者也。組織目的，能否達到，

端在任事人員，能否稱職；故爲事擇人，乃第二步所當研究者也。組織既定，人員既備，執行戰守，繼之以起；一涉執行，則下層之能否同心協力，又視在上之能否開誠布公，此第三步所當研究者也。此其中：非有甚深難解之理，非有甚艱難幾之境；以我中華民族之聰明才智，苟屬意焉，何患不濟？要在剔除人事之競爭，不以利害好惡感情以用事，而集中心力於實事求是，如斯而已耳。

技術之目的：則在利用物質，以善吾生事，適彼環境。居今日而言技術，自不能不取法西方；然而盲目追從，不加抉擇，亦無是處。蓋自西方物質文明之輸入我國，我國人之利用之也，依其運用之方式，約可分爲數期：使用之器，與御器之人，一切來自外國，此第一期也；器雖外來，而國人能御用之矣，此第二期也；在此兩期，選器能力，尙付闕如，良乎窳乎，適與不適，聽人所予；厥後則知所選擇矣，取舍漸由自主，規範出諸自訂，此第三期也；在此期中，國內工廠，漸能倣造；惟技術未精，能力不厚，卽現時期是。自今以往，將邁進而入於第四期。第四期之趨勢：將一面推廣倣造，致力於質地之改進，抗衡舶來；一面從事創造，推陳出新，自我創造。蓋倣造不過創造之梯階；迨夫技術既進，經驗既多，自必各出心裁，以謀創作；彼齟齬自足於倣造者，必其技術之未能入彀者也。且任何一國之出品，皆有其國內之境，以爲背景；移植他國，未必盡宜；我國之最宜，有待於國人之自造，不能例外。近年以來，各國工藝，突飛猛進；技術之貴有獨立性，益因競爭之烈而愈不容已，勢使然矣。

我中華民族之於技術，實具天才！觀夫古代之種種發明，以及陶窰彫刻建築之沿襲至今者，可以徵信。其不幸而中斷者，坐社會之不重視，在上之不提倡；遂至本能潛埋，瀕於湮沒，可惜孰甚焉！半紀以來，上下漸知注意及之矣。然而荏苒遷延，猶未能收應得之效者，吾不得不慨然於人事之不上軌道：社會紛紛，如揚沸羹；重濁不澱，輕清不升；真才銷毀，新機不萌。而委曰：無其才焉，非吾所長焉。是烏乎可者。

據吾國偌大之版圖；擁吾國如許之人民；天時得寒溫熱三帶之宜；地利有農礦牧三事之富；浩浩乎宜天下之無敵。然而人暴其才，猶無人也；寶棄於地，猶無地也；物失其用，猶棄人也。然則聰明才俊之士，盡善用其精神，善用其智慧；上其與天爭，下其與地爭，中其與物爭，外其與敵爭，內其無與同族同胞爭！

附錄

下列二論，皆九一八事變以後作；自今日觀之，其中所引，不無事過境遷之誼；然論其原則，固未有變也，錄之以存其真。

盡職論

飲食男女，盡人生之大事矣乎？尊榮富貴，盡人生之大欲矣乎？機謀掉闖，盡人生之大智矣乎？自君子觀之，浮雲也，糞土也，芻狗也，舉不足以動其心者也。

人之生，呱呱而哺乳，生齒而食粟，上壽百歲，中壽八十，下壽六十，耗人力不知幾許也，耗物力不知幾許也；而謂營營擾擾，與草木同腐，如斯而已乎，蓋不然也。

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爲其有天職也；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，爲能盡其天職也。夫所謂天職者，非飲食男女之謂也，非尊榮富貴之謂也，非機謀掉闖之謂也；乃所謂行仁義也，乃所謂利他也，乃所謂爲同類謀幸福也，乃所謂爲同類執役也。

吾今侈口談仁義，人將掩耳而逃之；吾今侈口談利他，人將掩口而笑之；吾今侈口談爲同類謀幸福，人將目爲迂；吾今侈口談爲同類執役，人將目爲腐；吾今談耳目之所習聞習見者，

吾談盡職。

人事，皆職也；梓匠輪輿謂之職；治國平天下亦謂之職；乃至家人父子之相處，亦謂之職。是故，父之職爲慈；子之職爲孝；官之職爲爲民治事；軍之職爲捍衛社稷；士之職爲闡揚文化；學生之職爲探求學問；商之職爲通有無；農之職爲種百穀；工之職爲造器械；事務人員之職爲綜理庶務；技術人員之職爲建設創造。是故，爲人父而盡職，則天下無頑父；爲人子而盡職，則天下無逆子；爲官吏而盡職，則天下無汙官；爲軍人而盡職，則天下無叛卒；爲士子而盡職，則天下無僞士；爲學生而盡職，則天下無劣生；爲商賈而盡職，則天下無奸商；爲農夫而盡職，則天下無惰農；爲匠人而盡職，則天下無怠工；爲事務人員而盡職，則天下無不辦之公事；爲技術人員而盡職，則天下無不良之工程；舉國人皆盡職，則國無不治；國治則無敵於天下。而不然者，父不父；子不子；官不官；軍不軍；士不士；生不生；商不商；農不農；工不工；事務人員而不事務人員；技術人員而不技術人員；雖有粟，其得而食諸！

一國之元首，（帝國之皇，王國之君，共和國之總統，以及負責內閣之總理，吾皆謂之元首。）無上尊也；爲閭里擔糞，至微賤也；然而擔糞之職，與元首之職，同其尊嚴。何以知其然也？以其同爲人類執役也，同爲人類謀幸福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元首而失職，則紀綱弛，國事敗，浸假而人民塗炭；擔糞而失職，則穢氣積，疾疫興，浸假而死亡相繼。若是乎，二者之職不同，而其影響於民生，如此其重且大也；吾故曰：同其尊嚴也。推而至於士、農、工、

商、軍人、官吏、事務、技術，莫不皆然；牽一髮即動全身，職而無間乎尊卑也。

今日之事何如哉？試涉足公私團體，工商場所，叩其辦事人員，而察其流品，則泄泄沓沓者，十人居三；役役逐逐者，十人居四；囂囂悻悻者，十人居二；兢兢業業者，十人居一。泄泄沓沓者，昏庸頑懦，遇事敷衍，以少勞爲得計者也；役役逐逐者，巧黠陰鷲，貪贓枉法，以營私爲目的者也；囂囂悻悻者，憤懣抑鬱，躍焉思逞，自傷屈居於下位者也；兢兢業業者，精明強幹，孜孜不倦，不求漸達於至善者也。彼泄泄沓沓者，不用心力者也；役役逐逐者，妄用心力者也；囂囂悻悻者，歧用心力者也；兢兢業業者，正用心力者也。泄泄沓沓者，誤事者也，曠職者也；役役逐逐者，亂事者也，瀆職者也；囂囂悻悻者，廢事者也，溺職者也；兢兢業業者，成事者也，盡職者也。

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！舉世攘攘，皆爲利往；煦煦以爲仁！姑息以爲義！上以此倡，下以此應；而曠職、瀆職、溺職之人盈滿天下矣！夫才不稱職則畏事，畏事則怠事，怠事而不誤事者，鮮矣；心存舞弊則弄事，弄事則賣事，賣事而不亂事者，鮮矣；神志不屬則弛事，弛事則廢事，廢事而不廢事者，鮮矣。是故，曠職、瀆職、溺職者，皆人類之蠹也；國家多一曠職瀆職溺職之人，即傷一分元氣；然則今日國事之不振，豈無故哉。

常聞諸人言曰：某也不盡職，某也亦不盡職，子何獨我之責也？此一念也，存諸己謂之自暴自棄，推之人足以亡國敗家。試爲思之，我既待人先我而盡職，人亦待我先彼而盡職；彼此

相期，彼此相待，世間寧復有盡職之人；舉國人皆不盡職，養生送死之具，誰與爲謀？敵國強鄰之患，誰與爲捍？吾恐隣邦之烽火未興，而禍起蕭牆，死亡枕藉於四境之內也。或曰：我雖盡職，無人知之，有何益焉。此自甘墮落之言也。盡職而爲求知，已失其本來之意義；苟爲求知，則善惡二字，一日存在，賢不肖之分，終有識者；通國皆稱善人者，果皆巨凶大慙乎？通國皆稱惡人者，果皆仁人君子乎？奸黠之流，縱能掩人耳目於一時，決難逃人公論於永久；徵之往事，歷歷不爽，又何疑焉。或曰：非我不盡職，環境如此，無辦法也。此卸職之言也。世間鮮有無辦法之事；特患有法不思，有法不辦耳。人不如魚，駕舟楫則捷於魚；人不如鳥，御飛機則高於鳥；世間事誰謂無辦法者？或曰：辦事難，此言是矣。原夫宇宙之間，萬物通例，有原動卽有反動；而反動之力，等於原動。是故，事體愈大，阻力愈強，辦理亦愈難；自古有然，不從今日始也。語曰：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所謂魔者，卽阻力也，反動力也。魔來而益修道，終必勝之；事難而益奮勉，終必成之。語曰：「精誠所至，金石爲開。」古來之豪傑，近世之發明家，誰非歷盡艱難，受盡辛苦，而得來者。要知心無虛耗，力無虛擲，出一分力，得一分果，攻破難關，自有蔗境。不然，手足不勤，心力不運，而徒仰屋，怨天尤人，又奚益哉。

嗚呼！國事如此，人心如此，吾願人各一反省焉。反省二事：吾何職，一也；吾職內之事，已做到否，已做好否，二也。如果已做到矣，已做好矣，吾職盡矣。設或未做到也，未做

好也，則是力有未盡也，職有未盡也，益當奮勉以赴之。一邑之宰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凡利民之事，與之惟恐不速，害民之政，除之惟恐不盡，修明政事，日猶不給，而暇貪污乎；一軍之長，得吾說而存之，則外來之患，禦之惟恐不力，同室之爭，避之惟恐不嚴，約束紀律，日猶不給，而暇私鬪乎；農夫而果反省，則耕耘必勤，灌溉必數，收穫自豐；匠人而果反省，則磨斲必精，繩墨必準，出貨自良；推而至於人人，皆能反省，則事無不舉，而國治矣。

以中國強，猶反手也！勿以飲食男女爲盡人生之大事；勿以尊榮富貴爲盡人生之大欲；勿以機謀俾閻爲盡人生之大智；人各有天職焉，人人反省，人人盡職；期之十年，財用將不籌而自足；盜匪將不剽而自戢；官方將不禁而自肅；邊疆將不撫而自附；外貨將不抵而自絕；強鄰將不戰而自退；謂余不信，請嘗試之。

工程師救國論

寇深矣！羣言救國。黨政要人則曰：精誠團結，一致對外；握軍符者則曰：誓死抵抗；工商界抵貨；士子請願。就其所呼號標榜者觀之，寧不激昂慷慨，可歌可泣。然而兩年以來，國土日蹙，內戰頻仍；西南西北中央，未能一致；將士望風而逃；仇貨進口，不見減少；敵人遠在數百里外，學生爭先四竄；救國之聲愈喧，而國愈不救。咄咄怪哉！咄咄怪哉！

抑我先民之言曰：「多難興邦」，「閱牆禦侮」。外國有借外患以弭內訌者。而今乃適得

其反，黨政軍如是，工商學如是。然則國果不救乎？吾不忍爲此言。果欲救國，將誰任乎？吾思之思之，非吾工程師莫屬。

我國工業幼稚，物質文明落後，舉凡日用小品，以及飛機大廠，悉仰給舶來；匪特金錢流出，爲國家之絕大漏卮；若夫國防利器，乃亦操縱於人，可悲可恥，莫此爲甚！然則製造建設，爲民生利，爲國禦侮，我工程師之事也。此救國之有待於工程師之技術者也。

工程師以技術爲職業，技術救國，乃其本分，無待多言；願吾以爲工程師於技術之外，其品德有足以救國者，試爲述之：

第一：工程師之用心著力，以物質爲對象。今日社會擾攘之大源，在從他人口中而奪之食。政界之此起彼仆，軍閥之我攻爾伐，其爲搶飯碗，爭地盤，無論矣；即工商界之排擠，學界之傾軋，雖有大小顯晦之分，而其用心，如出一轍。坐是，全國之精神智慧，日耗費於「對付人」；縱橫捭闔，出奇制勝，卑鄙醜態，無所不用其極。獨工程師不以人爲對象，而以物質爲對象，以宇宙爲對象；穴山架水，土木工程師之所致力者也；錘輪擊穀，機械工程師之所致力者也；鑿石取金，採礦工程師之所致力者也；攝聲發光，電氣工程師之所致力者也；提膠煉革，化學工程師之所致力者也；蓋無往而非以物質宇宙爲對象者也。社會上多一「對付物」之人，即少一「對付人」之人；少一「對付人」之人，即減一分擾攘紛亂之源。此救國有待於工程師之品德者，一也。

第二：工程師勞而後獲。今日全國上下智愚賢不肖，心之所驚，意之所嚮，智之所營，惟一目的，不勞而獲；較勝焉者，少勞多獲。一切官吏之貪污，士子之奔競，商之奸，工之怠，推其根源，悉由於此。獨工程師不然，凡舉一事，心力並用；事前之設計不周，當事之督察不勤，皆足以敗事而有餘。譬如建屋；結構有間架位置之規劃，基頂深高之計算；材料有木石泥鐵之分配，修短零整之取舍；鳩工有木木先後之調度，按步收驗之手續；大而立棟架梁，小而聖粉髹漆，胥賴精心擘畫，不容絲毫苟且。建屋如是，其他亦然；苟無所勞，即無所獲。此救國有待於工程師之品德者，二也。

第三：工程師腳踏實地，誠以出之。今日虛偽浮躁之氣，充塞社會；治人貪污之罪者，貪污加人一等；主持檢查仇貨者，首販仇貨；宣傳愛國者，並不愛國；有位者濫用權勢，枉己而欲正人；所謂知識階級者，妄事鼓譟，不求是非之所在，將畢之所屆；蚩蚩者氓，蠢然囂然，蠕蠕從風；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；朝不信道，工不信用；推其極之所至，吾不忍言！獨我工程師，一舉一動，腳踏實地。浮沙之上，不能建橋；石井不穿，不能得鐵；植一柱，所載過其所能任，則立折；繪一圖，分毫之失，影響全局；苟欲得水，非氫氧二不為功；苟欲燃燈，非架導線不能達；絕非顛倒是非，信口雌黃，數聲口號，一紙標語，所可集事者。而工程師亦深信其所由之徑，在彼不在此。此救國有待於工程師之品德者，三也。

一國之中，黠者如狐狸，毒者如蛇蝎，暴者如鼻獍，浮者如猿猴，蠢者如鹿豕，所謂衣冠

之倫，老成之輩，舉無存焉！其國能久於大地者，雖三尺童子，知其無幸也。我炎黃之胄，豈如是乎？吾必其不然。然而事亟矣！寇深矣！願吾工程師，技術救國之外，以品德救國；立己立人，衍爲風氣；習尚人心，庶一變乎。企予望之！企予望之！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版

◆(29478)◆

☆贈大學生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叁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翁

發行人 王長沙 雲正

印刷所 商務印書

發行所

重慶成都康定長沙衡陽鄂陽
常德桂林柳州昆明開平梅縣韶關
商務印書館分館
西安開州
瀘州廣州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10

802220

10

8



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
查證圖字第一四三八號